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三百二十一卷目錄

兵部部名臣列傳一

明一

唐鐸

金忠

張本

鄭辰

吳寧

程信

王竑

沈潛

李慶

柴車

于謙

徐琦

白圭

張悅

官常典第三百二十一卷

兵部部名臣列傳一

明一

唐鐸

按明外史本傳鐸字振之虹人太祖初起兵即事左右守濠州從定江州授西安縣丞召爲中書省管勾洪武元年湯和克延平以鐸知府事拊輯新附士民安之居三年入爲殿中侍御史復出知紹興府召拜刑部尙書改太常卿丁母憂特給半俸服闋除兵部

尚書十五年初置諫院以爲諫議大夫帝嘗與侍臣論歷代興廢曰使朕子孫如成康輔弼如周召則可祈天永命鐸因進曰早豫教選左右以輔元良宗社萬年福也帝又謂鐸曰人有公私故言有邪正正言務規諫邪言務諛諛曰諛近忠諫近愛不爲所眩則讓依自遠帝曰朕所行有得失非人言何由知言有善者獎而行之風聞不實亦不之罪惟讓依面諛者不可容耳未幾左遷監察御史請選賢能京官徧歷郡縣訪求賢才體察官吏選歷練老成望隆名重者居布政按察之職帝從之既復擢爲右副都御史

歷刑兵二部尚書二十二年置詹事院命吏部曰輔導太子必擇端重之士三代保傅禮甚尊嚴兵部尚書鐸謹厚有德量以爲詹事食尚書俸如故以鐸常請豫教故也其年致仕起詹事兼太子賓客加太子少保二十八年遣鐸招諭龍州趙宗壽先是鄭國公常茂有罪安置龍州病卒有言茂匿龍州不死帝乃召宗壽宗壽不至帝大怒命楊文爲征南將軍統大軍討之鐸廉得其言茂實病卒宗壽伏罪來朝乞罷兵乃命文移兵征奉議諸州叛蠻而以鐸參議軍事逾月斬賊首王世鐵破其蓮花大藤峽等寨諸蠻平鐸相度形勢請設奉議衛及向武河池懷集武仙賀縣等處守禦千戶所鎮以官軍皆報可鐸重厚慎密不妄取予帝以故舊遇之嘗曰都御史詹微剛斷嫉惡不容奸僞胥吏不得肆其貪誹誦滿朝唐鐸重厚又謂儒而無爲一切無文弄法無所忌人心不古有若是耶徽卒坐罪誅死鐸以三十年卒京師年六十九福王時追贈太子太傅諡敬安

沈潛

按明外史唐鐸傳沈潛字尚賢錢塘人鐸官兵部時同爲尚書者也由洪武十八年進士授工部屯田主事以明敏稱二十年命試兵部侍郎帝以勛臣子弟多軌法撰大誥二十二篇命潛申諭天下武臣皆令誦習使知儆惕示朝廷保全勛舊之意是月又以諭戒八條頒示將士命儒臣纂輯訓誡書互相講習以爲法戒兵部久闕尚書潛署部事一切訓飭事宜皆承旨行之尋進尚書廣西都司建德樓青州衛造軍器擅科民財潛請凡都司衛所營作必都督府奏准官給物料毋擅役民違者治罪仍禁武臣預民事干戈甫息武臣暴橫數并文法至是始戢潛力也帝嘗論政治之要在進賢退不肖潛因言君子常少小人常多在上風厲之耳賢者舉而不仁者遠若太陽出而羣陰伏帝善其言二十三年以潛與工部尚書秦達換官賜詔獎諭尋復其舊後以事免明初衛所世籍及軍卒勾補之法皆潛所定潮州學生陳質以父皮籍勾補請歸卒業帝令削其兵籍潛曰削其籍則缺軍伍帝曰國家得一卒易得一士難軍缺伍少一力士耳獎成賢才以資任用其繫豈不重乎乃細潛言削其籍

金忠

按明外史本傳忠鄞人善易卜兄成通州亡忠補成侯給符其妻抱幼女坐縣門階哭且乳同里相者袁琪自縣中出見其乳曰夫人貴人也因相忠大貴當爲尚書忠貧不能行琪資之夫婦附商舟以北商人失金使忠占而獲至北平編卒伍因賈卜燕市市人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三百二十一卷目錄

兵部部名臣列傳一

明一

唐鐸

金忠

張本

鄭辰

吳寧

程信

王竑

沈潛

李慶

柴車

于謙

徐琦

白圭

張悅

官常典第三百二十一卷

兵部部名臣列傳一

明一

唐鐸

按明外史本傳鐸字振之虹人太祖初起兵即事左右守濠州從定江州授西安縣丞召爲中書省管勾洪武元年湯和克延平以鐸知府事拊輯新附士民安之居三年入爲殿中侍御史復出知紹興府召拜刑部尙書改太常卿丁母憂特給半俸服闋除兵部

尚書十五年初置諫院以爲諫議大夫帝嘗與侍臣論歷代興廢曰使朕子孫如成康輔弼如周召則可

祈天永命鐸因進曰早豫教選左右以輔元良宗社萬年福也帝又謂鐸曰人有公私故言有邪正正言務規諫邪言務諛諛曰諛近忠諫近愛不爲所眩

則讓依自遠帝曰朕所行有得失非人言何由知言有善者獎而行之風聞不實亦不之罪惟讓依面諛者不可容耳未幾左遷監察御史請選賢能京官徧歷郡縣訪求賢才體察官吏選歷練老成望隆名重

者居布政按察之職帝從之既復擢爲右副都御史歷刑兵二部尚書二十二年置詹事院命吏部曰輔導太子必擇端重之士三代保傅禮甚尊嚴兵部尚

書鐸謹厚有德量以爲詹事食尚書俸如故以鐸常請豫教故也其年致仕起詹事兼太子賓客加太子少保二十八年遣鐸招諭龍州趙宗壽先是鄭國公

常茂有罪安置龍州病卒有言茂匿龍州不死帝乃召宗壽宗壽不至帝大怒命楊文爲征南將軍統大軍討之鐸廉得其言茂實病卒宗壽伏罪來朝乞

罷兵乃命文移兵征奉議諸州叛蠻而以鐸參議軍事逾月斬賊首王世鐵破其蓮花大藤峽等寨諸蠻

平鐸相度形勢請設奉議衛及向武河池懷集武仙賀縣等處守禦千戶所鎮以官軍皆報可鐸重厚慎

密不妄取予帝以故舊遇之嘗曰都御史詹微剛斷嫉惡不容奸僞胥吏不得肆其貪誹誦滿朝唐鐸重

厚又謂儒而無爲一切無文弄法無所忌人心不古有若是耶徽卒坐罪誅死鐸以三十年卒京師年六十九福王時追贈太子太傅諡敬安

沈潛

按明外史唐鐸傳沈潛字尚賢錢塘人鐸官兵部時同爲尚書者也由洪武十八年進士授工部屯田主事以明敏稱二十年命試兵部侍郎帝以勛臣子弟

多軌法撰大誥二十二篇命潛申論天下武臣皆令誦習使知儆惕示朝廷保全勛舊之意是月又以諭戒八條頒示將士命儒臣纂輯訓誡書互相講習以

爲法戒兵部久闕尚書潛署部事一切訓飭事宜皆承旨行之尋進尚書廣西都司建德樓青州衛造軍

器擅科民財潛請凡都司衛所營作必都督府奏准官給物料毋擅役民違者治罪仍禁武臣預民事干

戈甫息武臣暴橫數并文法至是始戢潛力也帝嘗論致治之要在進賢退不肖潛因言君子常少小人

常多在上風厲之耳賢者舉而不仁者遠若太陽出而羣陰伏帝善其言二十三年以潛與工部尚書秦

逵換官賜詔獎諭尋復其舊後以事免明初衛所世籍及軍卒勾補之法皆潛所定潮州學生陳質以父

皮籍勾補請歸卒業帝令削其兵籍潛曰削其籍則缺軍伍帝曰國家得一卒易得一士難軍缺伍少一

力士耳獎成賢才以資任用其繫豈不重乎乃細潛言削其籍

金忠

按明外史本傳忠鄞人善易卜兄成通州亡忠補成侯給符其妻抱幼女坐縣門階哭且乳同里相者袁

琪自縣中出見其乳曰夫人貴人也因相忠大貴當爲尚書忠貧不能行琪資之夫婦附商舟以北海商人

失金使忠占而獲至北平編卒伍因賈卜燕市市人

傳以爲神僧道衍稱於燕王燕王將起兵託疾召忠
上得鑄印乘軒之卦曰此象貴不可言王何病王時
時命上忠猶爲成卒自稱小人常以占示王勸舉大
事王深信之遂與密議燕兵起自署官屬授忠王府
紀善守通州南兵數攻不克既命侍帷幄疑輒問術
益驗且時進謀畫遂授長史贊戎務爲謀臣矣燕王
稱帝論佐命功擢工部右侍郎贊守北京尋召還進
兵部尚書忠少嘗讀書曉大義帝下江南次子高煦
恩從有功許以爲太子高煦結淇國公丘福駙馬王
寧等勸帝立之謀已定獨忠力爭帝前歷數古通寧
事帝不能奪而密告解縉黃淮尹昌隆皆以忠言爲
是於是立世子爲皇太子命忠爲東宮輔導官以兵
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久之命兼輔皇太子孫帝北征
留忠與蹇義黃淮楊士奇輔太子監國太子兩進迎
蹇表皆遺忠行高煦謀奪嫡愈甚語諸太子帝還
悉赦官屬下獄獨不問忠而密令審察忠白無是事
帝怒忠死冠頓首流涕願連坐以保之以故太子得
無廢而官僚復全忠承顧問知無不自然慎密不洩
凡承旨詞察無不解釋者好善嫉惡處僚友不持兩
端退恆推讓之其長厚多如是十三年卒子達生甫
六月給驛歸葬命有司治祠墳復其家仁宗立追贈
榮祿大夫少師諡忠襄官達翰林檢討追歸寧波學
文俸讀書達則直敢言自給事中終長蘆都轉運使
忠有兄華負志節忠守通州有功欲推思官之辭不
就徙居東湖忠卒召賜金綺伏闕辭謝臣野人不用
是成祖目爲迂叟放還一日讀宋史至王倫附秦檜
事放聲長歎而逝里中稱爲白雲先生忠既貴其妻

李慶

封夫人皆如相者袁珙言珙亦以靖難功官於朝自
有傳
按明外史本傳慶字德孚順義人洪武中以國學生
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後授刑部員外郎遷紹興知
府未幾元年召爲刑部右侍郎性剛果有幹局馭下
甚嚴帝以爲才數命治他事不得時至部然屬吏與
罪人交通私饋餉慶輒知之繩以重罰五年改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兩遭親喪並奪哀視事列侯都督多
令家人子弟行商中鹽爲官民害慶言舊制四品以
上官員家不得與民爭利今都督蔡福等既行罰公
侯有犯亦乞按問帝命嚴禁如制忻城伯趙彝擅殺
運夫盜賣軍餉都督譚青朱崇食縱不法慶皆劾之
下青詔獄彝崇法司已劾都督費璫欺罔梁銘貪暴
鎮守德州都督曹得璫貨皆被責中外稟其風采十
八年進工部尚書尋兼領兵部事仁宗立拜兵部尚
書加太子太保七議以言事忤旨呂震等交口詆之
惟慶與夏原吉無言帝尋降勅自責並責震等震
等甚愧此兩人山陵事多齟齬中官有求執不與至
相詆訐不爲動人多嚴憚之號爲生李奉命侍皇太
子謁孝陵約東將士秋毫無擾於民太子欲獵屢諫
止遂留南京兵部宣德二年安遠侯柳升討黎利慶
參贊其軍事奉詔擇部曹賢能自隨所擇十數人師
入交趾連破賊柵至鎮夷關升意殊輕賊不爲備郎
中史安主事陳鏞言於慶曰柳將軍辭色皆驕驕者
兵家所忌賊或示弱以誘我未可知防賊設伏璽書
告誡甚切公須力爲將軍言之時慶已病甚強起告

張本

升升不聽直前中伏敗歿慶病遂篤明日亦死一軍
盡沒安鏞及李宗昉潘禪皆死之
按明外史本傳本字致中東阿人洪武中自國子生
授江都知縣燕兵至揚州御史王彬據城抗爲守將
所縛本率父老迎降成祖以滁泰二知州房吉田慶
成率先歸附命與本並爲揚州知府偕見任知府譚
友德同蒞府事尋擢本江西布政司右參政永樂四
年召爲工部左侍郎坐事謫交趾布政司吏仁宗監
國奏召爲刑部右侍郎善諫劾即位拜南京兵部尚
書兼掌都察院事召見言時政得失且請嚴飭武備
帝嘉納之遂留行在兵部宣德初工部侍郎蔡信乞
徵軍匠家口隸錦衣衛本言軍匠二萬六千人屬二
百四十五衛所家以三四丁計之數近十萬軍伍且
缺誰與防守帝善本言征漢庶人從調兵食庶人就
禽命撫輯其衆而錄其餘黨還以軍政久敝奸人用
貨脫籍而援平民實伍言於帝擇廷臣四出釐正之
時馬大華愚蔽內軍民畜牧艱本請分牧於山東河
南及大名諸府山東河南養馬自此始晉王濟熿坐
不軌奪爵本奉命散其護衛軍於邊鎮四年命兼太
子賓客戶部以官田租減度支不給請減外官俸及
生員軍士月給帝以軍士艱不聽減餘下廷議本等
持不可乃止賜武侯薛祿城衛石諸成成本往討守
禦之宜還奏稱旨命兼掌戶部本慮邊食不足而諸
邊比歲稔請出絲麻布帛輸邊易穀多者三四十萬
石少者亦十萬石儲待頗充六年病卒賜賻三萬緡
葬祭甚厚本廉介有執持尚刻少恕錄高煦黨裔從

者多不免成祖宴近臣銀器各一案因以賜之獨本案設陶器論曰卿號窮張銀器無所用本頓首謝其爲上知如此

柴車

按明外史本傳車字叔與錢塘人永樂二年以舉人授兵部武選司主事歷員外郎八年帝北征從尚書方賓扈行還遷江西右參議坐事左遷兵部職方司郎中出知岳州府復入爲職方郎中宣德五年擢兵部右侍郎大同屯田多豪占命車往按得田幾二千頃還之軍久之轉左英宗初西鄙不靖以車廉幹命協贊甘肅軍務調軍給餽悉得事宜初采兒只伯寇涼州副總兵劉廣喪師不以實聞反要功實車劾其罪械廣諸京賜車金幣旌其忠直岷州土官后能冒功得陞實車奏罷能復請帝有之車反覆論其不可曰詐冒如能者實繁有徒臣方次第按覈今有能何以敢衆若無功得官則捐軀死敵者何以待之帝雖從能請然內嘉車賢遣使宴勞厚賜之尋以破采兒只伯功增俸一級在邊章數十上悉中時病同事多不悅車持益堅嘗建言漠北降人朝廷留之京師雖厚賞爵其心終異如長脫脫木兒者皆隨其長來歸未幾叛去今乃復來安知他日不再叛宜徙江南離其黨類事下兵部請處之河間德州帝報可後降者悉以此令從事稽覈屯田豪占者悉清出之得六百餘頃滿考進兵部尚書正統五年召還尋請歸省墓明年還京感疾卒車在江西時以采木入閩經廣信廣信守故人也餽蜜一罍發視之乃白金笑曰公不知故人矣却不受同事邊塞者多以宴樂爲豪舉車

惡之遂斷酒肉其介特多此類

鄭辰

按明外史本傳辰字文樞浙江西安人永樂四年進士授監察御史江西安福民告謀逆事命辰往廉之具得誣狀福建番客殺人復命辰往止坐首惡釋其餘南京敕建報恩寺役囚萬人蜚語言役夫謗訕恐有變命辰往驗無實無一得罪者谷庶人謀不軌命辰察之盡得其蹤跡帝語方賓曰是真國家耳目臣矣十六年超遷山西按察使糾治貪濁不少貸潞州盜起有司以叛聞詔發兵討捕辰方以事朝京師奏曰民苦徭役而已請無發兵帝然之還則屏囑從親入山谷撫諭盜皆感泣復爲良民禮部侍郎尉殺轉粟給山海軍辰統山西民輩任民勞多進耗殺令即山海貸債之辰曰山西民貧而悍急之恐生變不如緩之使自通有無用其言卒無通者丁內艱歸軍民詣御史乞留御史以聞服闋還舊任宣德三年召爲南京工部右侍郎初兩京六部堂官缺帝命廷臣舉方面官堪內任者薺義等以九人薦皆用之獨辰及邵玘傳啓議帝素知其名即真授餘試職而已英宗即位分遣大臣考察天下方面官辰至四川貴州雲南悉奏罷其不職者正統元年命辰賑南畿河南饑時河隄決卽命辰伺便修塞或議自大名開渠引諸水通衛河利漕輸辰言勞民不便事遂寢遷兵部左侍郎與豐城侯李彬轉餉宣府大同鎮守都督譚廣機令劾之事以辦八年得風疾告歸卒辰爲人重義輕利初登進士產悉讓兄弟弟在山西與同僚杜食事有違旨杜卒爲治喪資遣其妻于

于謙

按明外史本傳謙字廷益錢塘人七歲有僧見而奇之曰他日救時宰相也永樂十九年舉進士宣德初授御史風骨秀峻音吐鴻朗奏對時帝必爲傾聽顧佐長臺事御寮屬甚嚴獨才謙以爲己弗如也嘗扈蹕樂安漢王高煦出降帝命謙口數其罪義正詞嚴高煦伏地戰慄稱萬死帝大悅師還受賚與大臣等出按江西雪冤囚數百人陝西諸處官校爲民害謙疏奏詔遣御史捕之帝知謙才可大任會增設各部右侍郎出爲巡撫乃手書謙名授吏部遂超遷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年僅三十三謙感帝知南至官偏歷諸州縣察時所急事所宜興革卽具草言之

卒中官王振方用事勢張甚適有御史姓名類諫嘗忤振通政司李錫遂阿振指劾諫以久不遷怨望無人臣禮遂下法司論斬繫獄三月已而振知其誤怒解而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留諫者以千數周晉諸王亦言之乃赦諫以大理少卿復往巡撫而所薦來原貞皆顯名景泰中至尚書別有傳諫復至河南會山陝流民來就食者二十餘萬請以河南懷慶二府積粟賑又奏令布政使年富安集其衆給牛種以耕使里老司察之前後在任十九年兩丁內外艱詔皆許歸治喪旋起復至正統十三年以兵部左侍郎召明年也先大入寇振挾英宗北征駕陷於土木京師大震衆莫知所爲邸王監國命羣臣議戰守侍講徐理言星象有變當南遷諫厲聲曰言南遷者可新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王是其言守議遂定時京師勁甲精兵皆陷沒所餘疲卒不及十萬敵乘勝深入上下無固志尚書鄭奎既歿諫獨理部事乃請王檄取南京河南備操軍山東及南京沿海備倭軍江北及北京諸府運糧軍悉赴京都署略定人心稍安即還本部尚書時王振雖歿而振黨馬順等猶恣於是給事中王廷延擊順朝班大亂衛卒聲洶洶王懼欲起諫直前掖王止且啓王宣諭曰順罪當死勿論衆乃定諫退徐步出掖門吏部尚書王直最篤老執諫手歎曰國家正賴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爲當是時朝廷皆倚重諫諫亦以身任其責上言屢劾文武臣有預軍事進止者當以失機論即死不宜濫卹報許王既即大位入見泣奏曰敵得志要留大駕勢必輕中國長驅而南

請飭諸邊守臣協力防遏京營兵械且盡宣分道募兵兵令工部繕器甲九門要地宜令都督孫鑑衛穎張軌張義雷通分兵以守都御史楊善給事中王竑等參焉諸軍皆列營郭外而附郭居民皆徙入內通州積糧令官軍悉詣關支聽自運仍以贏米爲之直毋棄以資敵文臣如軒輊者宜用之巡撫武臣如石亨楊洪柳溥者宜用之將帥至於軍旅之事臣請身當之不効則治臣之罪帝深納之十月遂勅諫提督各營軍馬而是月也先已挾上皇破紫荆關直窺京師石亨議毋出兵弟堅壁老之諫謂如此則示弱令敵益輕我即分遣諸將帥師二十二萬列陣九門外都督陶瑾安定門廣寧伯劉安東直門武進伯朱瑛朝陽門都督劉聚西直門鎮遠侯顧興祖阜成門都指揮李端正陽門都督劉得新崇文門都指揮湯節宣武門而謙自與石亨帥副總兵范廣武與陳德勝門外當也先以部事付侍郎吳寧悉閉諸城門絕士卒返顧身自督戰下令臨陣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顧將先退者後隊斬前隊於是將士知必死皆用命副總兵高禮毛福壽却敵彰義門北擒其長一人帝喜令謙選精兵屯教場以便調用復命太監與安李永昌同謙等整理軍務初敵之深入也意驕甚謂京城可旦夕下及是見官軍嚴陣待意少沮叛人喜寧乃嘆也先遣大臣迎駕索金帛以萬萬計復遣謙章及王直胡濙等出帝不許庚申敵數騎來窺德勝門謙章先設伏空舍令數騎誘敵敵遂以萬騎來薄副總兵廣發火器擊之伏兵齊擊也先弟宇羅平章卯那孩中殲死敵轉至西直門都督孫鑑與

戰斬數人鎗逐之敵益兵圍鎗戰不解還附城求入給事中程信不納鎗戰益力信於城上發前砲助之禮福壽來援禮中流矢會亨分兵至敵引去副總兵與擊敵彰義門與都督王敬愷其前鋒敵且却而內官數百騎在後欲爭功躍馬競前陣亂敵乘之遂敗敵逐至土城與被流矢死居民皆升屋投磚瓦爭擲之謹聲動天地王竑及福壽援至敵望見旗幟乃不敢前相持五日也先邀請既不應戰又不利知終不能得志又聞勅王師且至恐斷歸路遂擁上皇由良鄉而西謙調諸將追擊至關而還論功加少保總督軍務固辭不允謙以眞保涿易諸府州爲京師藩衛乃益兵鎮守以大臣鎮山西防敵南侵景泰元年二月總兵朱謙奏敵二萬攻圍萬全諸處勅范廣充總兵官禦之已而報敵已出口謙請即駐兵居庸敵來則出關勦殺退則就糧京師時有敵三人至大同欲朝廷遣使通好參將許貴以聞謙言前遣指揮李鐸岳謙而敵隨入寇通政王復少卿趙榮不見上皇而還和不足恃明矣况我與敵不共戴天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後遂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敵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得和貴介胃之臣而怙怙如此何以敵愾移檄切責之自是無敢議和者既擒殺喜寧又計授王偉誘誅爲敵間者小田兒而特釋忠勇伯把台家以誘致之後竟得其力京師稍解嚴上言天下之患不獨在西北南京天下重地撫輯須人中原如開封南陽襄陽鳳陽兗州諸府逃民就食多設遇荒歉贖聚可虞乞勅內外守備及各巡撫加意整飭防患未然并召還所遣召募文武及鎮守中官在內地者帝

皆許之唯中官鎮守如故於時八月上皇北狩且一年矣也先見中國無覺滋欲議和使頻至請歸上皇羣臣王直等言宜遣使奉迎帝不憚曰朕本不欲登大位當時見推實出卿等謙從答曰天位已定寧復有他顧理當速奉迎耳萬一敵果懷詐我有辭矣帝顧而改容曰從汝從汝先後遣李實楊善往卒奉上皇歸謙力也先是瓦剌朝貢不過百人正統十三年至三千餘賞賚不繫其欲遂入寇及上皇歸復遣使三千來朝謙請列兵居庸關備不虞京師盛陳兵宴之因言和議難恃戰守不可忘條上安邊三策請勅大同宣府永平山海遼東各路總兵官增修備禦而京營分隸五軍神機三千諸營者雖各有總兵勢不相統一乃擇其精銳十五萬人分十營團操遂為定制具兵志中謙每遇瓦剌入貢攜故所掠人口至必奏酬其使贖還掠者前後累數百人初河間東昌諸府永樂間安置降人甚眾也先入寇寇從之而北值西南方用兵謙與帝謀每征行輒挾其精騎以往厚與之資已而更遣其妻子肘腋少他患貴州苗患未平侍郎何文淵請仍舊罷二司專設都司遣大將鎮之謙曰不設二司是棄之也謙遂寢謙以上皇雖還國恥未雪因也先與脫脫不花構請乘間大發兵身往討之以復前仇未清邊患帝不許謙才略開敏方其初為兵部也非獨瓦剌為患浙江福建則有鄧茂七葉宗雷餘黨廣東西則有黃蕭養及猪瑾而湖廣貴州苗獠所至蜂起前後征調皆謙獨運當軍書控總目視指屈口具章奏皆合機宜號令明審勳臣宿將小不中律即請旨切責片紙行萬里外靡不惕息

性忠孝忘身愛國自遭寇變常泣誓不與敵俱生帝嘗賜之第則辭立太子命兼官僚者支二俸諸臣皆辭謙獨辭至再一遇災祲則請帝敬天法祖仁民慎終如始以回天意帝偶遣使往真定河間采野菜直沽造乾魚立謙阻之帝知謙言無不從欲用一人必密訪謙謙亦竭誠無隱不避嫌怨諸不任職者咸忌嫉之比敵初退都御史羅通劾謙上功簿不實御史顧曜嫉謙專上言六部大事宜同內閣奏行謙據祖制折曜戶部尚書金濂亦疏爭乃止然言者摺撫不已諸御史以深文彈劾者數矣賴帝力持之謙得盡其所施設然謙故性剛負才氣遇事有不如意輒拊膺歎曰此一腔熱血竟灑何地視諸選奕大臣勳臣貴戚意頗輕之以此怨憤益眾又始終不主和議雖上皇以是得還然不免蓄怨徐理以謙還都故嘗切齒謙至是已改名有貞稍稍進用石亨總兵十營畏謙不得逞謙知其意力辭提督帝不允衡謙益深德勝之捷亨功不加謙而得世侯內嬖疏薦謙于冕詔召赴京師謙辭不允冕至謙言國家多事臣子義不得顧私恩且亨位大將不聞舉一幽隱拔一行伍微賤以裨軍國獨薦臣子於公議得乎臣於軍功力杜微倖決不敢以子濫功亨復大恚都督張軌以征苗失律為謙所劾與內侍曹吉祥等亦素憾謙景泰八年正月壬午亨等既迎上皇復位宣諭朝臣畢即執謙與大學士王文下獄謙等與黃珪構邪議更立東宮又與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謀迎立襄王子亨等主其議嗾言官上之都御史蕭惟禎定讞坐以謀逆律凌遲處死文不勝誣辨之疾謙笑曰亨

等意如是辨何益英宗雖怨謙然尚猶諒曰于謙實有功有貞進曰不殺于謙此舉為無名英宗意遂決丙戌改元天順丁亥棄謙等市籍其家成邊遂溪教諭吾豫言謙罪當族諸文武大臣為謙薦舉者並應誅不然恐肘腋變生部議持之而止豫景泰中用知兵召嘗以事謁謙謙嘗右之者也千戶白琦又請榜謙等罪錄版示天下從之一時希旨取寵者率以謙為口實云謙自入仕三遷至尚書值也先之變身任社稷安危嘗留宿直廬不還私第器具蕭然素病疾疾作景帝遣典安舒良更番往視還奏謙服用過薄詔計資令尚方製賜至醴菜畢備帝又親幸萬歲山伐竹取瀝賜之或言寵謙太重與安曰彼日夜分國憂不問家產即彼去令朝廷何處更覓得此人及籍沒家無餘貲獨正室錫鑪甚固啓視特上所賜蟒衣劍器死之日陰囊四合朝野冤之指揮采兒者本出曹吉祥麾下以酒醉謙死所慟哭吉祥怒扶之明日復爵宴如故都督同知陳達感謙忠義謙死故人僚友皆畏避不敢出獨達收遺骸殮之踰年歸葬杭州達六合人故舉將才出李時勉門下者也皇太后聞謙死嗟悼累日英宗亦漸察其冤謙既死而陳汝言代為尚書亨黨也未一年敗賊累巨萬列內庭帝召大臣入視愀然曰于謙終始景泰朝被遇若一身死無餘貲汝言抑何多耶亨悅首不能對後遇邊警帝憂形於色恭順侯吳瑾侍進曰使于謙在不令敵至此帝為默然有貞亨相繼竄議謀事自成化初冕叔歸上疏訟冤詔復官賜祭有云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之獨持為權奸所並嫉在先帝

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傳誦之弘治初加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諡肅愍賜祠於其墓曰旌功萬曆中改諡忠肅福王時贈臨安伯杭州河南山西皆世奉祀不絕冕字景瞻陰授副千戶坐戍龍門謙冤既雪并復冕官自陳不願武職改兵部員外郎居官有幹局累遷至應天府尹致仕卒無子以族子允忠爲後世襲杭州衛副千戶

吳寧

按明外史本傳寧字永清歙人宣德中進士除兵部主事英宗初奉詔從回回迭力等居浙江瀨海州縣以寧言月給口食爲例再遷職方郎中正統末四方用兵軍書旁午尚書鄭瑄甚倚之鄭王監國于謙薦擢本部右侍郎及謙禦敵城外寧掌部事命赴軍中議方略比還城門弗啓敵騎充斥寧立雨中指揮兵事移時乃入敵既退繼民猶日數驚相率南徙或議仍召勤王兵寧曰是益之使驚也莫若告捷四方人心自定因其奏行之景泰改元以勞瘁得疾乞歸後疾已不復出家居三十餘年卒寧爲人方介有識鑑謙欲擇婿謀於寧寧以千戶朱驥薦謙疑之寧曰公他日當得其力謙被刑驥果歸其喪葬之後官都指揮使有賢名

徐琦

按明外史本傳琦字良玉錢塘人其祖諱成寧夏遂家焉幼力學通經史慶王器重之中未幾十二年進士寧夏有進士自琦始授行人歷刑部員外郎改行兵部宣宗初命清天下軍伍調職方員外郎擢右通政副章敵使安南饒遺無所受還拜南京兵部右侍

郎八年帝以安南貢賦不如額南征士卒未盡返復命琦往時黎利已死其子麟疑未決琦宣布威德曉以禍福麟懼鑄代身金人貢方物以謝帝悅命落琦皮籍宴資甚厚正統元年命考察南畿府縣官災異屢見琦陳弭災十事悉嘉納之五年命參贊南京機務十四年進尚書參贊如故有言往年分調南京軍家悉宜北徙朝廷欲行之琦奏安土重遷人之情也今驟徙數萬衆人心一搖事或叵測議遂沮軍衛無學校琦請天下衛所視府州縣例皆立學從之景泰元年靖遠伯王驥督機務琦專理部事驥解任琦仍參贊四年卒年六十八諡貞襄

程信

按明外史本傳信字彥實休寧人其先洪武中謫成河間因家焉信舉正統七年進士授吏科給事中景帝嗣位薦起薛瑄等三人也先犯京師信與王通楊善同督軍守禦上兵備五事景泰元年奉使四川還請賑饑輔饑民復河間學官生徒因用兵罷遣者皆報可進右給事中以天變上中興固本十事請帝敦孝友之實以答天心出爲山東右參政督餉遼東巡撫寇深奏盜糧一石以上者死又置新斛視舊加大屬信鉤考信立碑之曰奈何納人於死深由是不悅尋以憂去起故官浚四川理松潘餉侍侍郎羅綺破黑虎諸寨天順初錄景泰間進言者信時入賀特擢太僕卿京衛馬多耗信定期徵之三營大將石亨孫鐘寶欽等底諸武臣言於帝請改隸兵部信言高皇帝令太僕馬數勿令人知若改隸兵部馬登耗太僕不得聞脫有警而馬不給誰任其咎事乃止明年改

左僉都御史巡撫遼東食事胡鼎發都指揮夏霖四十罪信以聞下霖錫衣獄門達言信不當代奏帝責令陳狀信疏辨而寇深方掌都察院修前卻遂劾信不輸罪徵下獄諡降南京太僕少卿五年名爲刑部右侍郎母憂歸成化元年起復兵部尋轉左四川戎縣山都掌蠻數叛陷合江等九縣廷議發大軍討之以襄城伯李瑾充總兵官太監劉恆爲監督而進信尚書提督軍務抵永寧分道進所向克捷又討平九姓土獠積年巨寇皆盡帝悅降璽書嘉勞語詳瑾傳錄功進兼大理寺卿與白圭同治兵部言官劾信上首功不實四疏乞休不許信欲有爲阻於圭不得遲六年春早應詔言兵事宜更張者四兵弊宜申理者五語多侵圭圭奏寢之改南京兵部參贊機務應城伯孫繼先有罪下信等治繼先坐免黨與皆遣戍八年星變與文武大臣合疏陳十餘事帝多採納惟請召還給事王徽等罷不行十一年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諡襄毅信強復好勝所至與人忤然有才力識大體征南蠻時許便宜從事迄班師未嘗擅賞數一人日刑賞人主大柄不得已而假之人若幸而事集輒自專非人臣誼在南京守備臣欲預錢穀訟獄事信曰守備重臣所以謹非常若此乃有司職也子敏政見文苑傳

白圭

按明外史本傳圭字宗玉南宮人正統七年進士除御史監朱勇軍討兀良哈有功出巡按山西辨疑獄百餘部檄朔州課鈔益三之二圭疏爭復三十取一之舊車駕陷土木圭脫還景帝命往澤州募兵尋遷

陝西按察副使權浙江右布政使福建賊鄭懷冒流
剿鳳州協諸將平之天順二年貴州東苗干把豬等
僭號攻劫都勻諸處詔南和侯方瑛討之進主右副
都御史費理軍務主以谷種諸彝爲東苗羽翼先勦
破百四十七峯遂會兵青崖復破四百七十餘峯干
把豬退據六美山乘勝破擒之諸苗震懼湖廣災就
命主巡撫四年名爲兵部右侍郎李來寇莊浪主與
都御史王竑分兵巡邊主敗之固原州竑亦敗之紅
崖子川還進工部尚書成化元年荆襄賊劉通等作
亂勦撫寧伯朱永爲總兵官都督喜信鮑政爲左右
參將中官唐慎林貴奉監之而以主提督軍務發京
軍及諸道兵會討通河南西華人縣門有役覘重千
斤通隻手舉之號千斤劉正統中倡妖言潛之房縣
謀亂至天順末有石龍者號石和尚聚黨剽掠通遣
其子聰約之舉事集流民四萬僞稱漢王建元德勝
主等至南漳賊迎戰敗之俘斬千三百有奇乘勝逼
其巢通奔壽陽謀走陝西主遣兵扼其道通乃退保
大市與其黨苗龍合官軍破賊於雁坪追斬僞太子
聰及其黨苗虎等賊退保最山據險下木石如雨
諸軍四面攻主往來督戰士皆蟻附登賊大敗擒通
及其衆二千五百餘人斬者如之獲賊子女萬一千
有奇焚其廬舍彝險阻而還石龍與其黨劉長子等
逸去轉掠四川連陷巫山大昌主等分兵蹙之長子
縛龍以降餘寇悉平主因奏善後事宜悉報可遣父
憂命葬畢視事錄功加太子少保增俸一級尋改兵
部尚書兼督十二團營六年主以四方多災傷而畿
輔河南四川浙江福建江西久不置巡撫官請遣大

臣巡視帝命主偕吏部推舉遂舉侍郎原傑等以聞
帝卽遣之阿羅出等駐牧河套陝西數被寇主言鎮
巡官偷肆宜治延綏巡撫王銳鎮守太監秦剛總兵
官房能俱獲罪主又議大舉搜河套發京兵及他鎮
兵合十萬屯延綏而以輪餉責河南山西陝西民不
給則預徵明年賦於是內地騷然而前後所遣三大
將朱永趙輔劉聚皆畏怯不任戰卒以無功丁繼母
憂奪情如初十年卒官年五十六贈少傅諡恭敏主
性簡重公退卽閉閣臥請謁皆不得通在貴州時有
憤中官虐欲刺之者誤入主所主擁衾問之其人驚
曰乃吾公耶卽自刎不殊仆於地主呼燭起視傳以
善藥遣之人服其量次子鉞字秉德進士及第授編
修累官太子少保禮部尚書習典故以詞翰稱卒贈
太子太保諡文裕

王竑

按明外史本傳竑字公度其先江夏人祖俊卿坐事
戍河州遂著籍竑登正統四年進士十一年授戶科
給事中豪邁負氣節正色敢言英宗北狩邸王攝朝
午門羣臣劾王振誤國讀彈文畢王使出待命衆皆
哭伏地不起請族振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厲聲
叱言者去竑怒奮臂起捽順髮鬚其面罵曰若曹致
天子蒙塵罪當誅今尚敢爾耶與衆共擊之立斃王
恐遽起入竑率羣臣隨之王使中官金英問所欲言
曰內官毛貴王長隨亦振黨請誅於法遂出二人衆
又捶殺之曳三尸長安門外籍振家當是時竑名震
天下振黨列禁廷咸不自安王欲諭解諸諫官令衛
士宣召外廷大恐竑與妻訣曰我死汝當從所遺幼

稱當有好義收恤之者及與同列見王王好言慰諭
甚至外內釋然竑亦遂受知於王王卽位會也先入
犯命竑與王通楊善守禦京城權右貪都御史督毛
福壽高禮軍寇退詔竑偕都指揮夏忠等鎮守居庸
簡士馬繕院塞効將帥不職者壁壘一新景泰元年
五月浙江鎮守中官李德上言馬順等有罪當請命
行誅諸臣乃擅殺非內官擁護危矣是皆犯闕賊臣
不宜用可用者莫若內臣章下廷議于謙等奏曰上
皇蒙塵禍由賊振順等實振腹心陛下監國羣臣共
請行戮而順猶敢呵叱是以在廷文武以及宿衛軍
士忠憤奮發不暇顧忌捶死三人此正春秋誅亂賊
之大義也向使乘輿播遷奸黨猶在國之安危殆未
可知臣等以爲不足問帝曰誅亂臣所以安衆志廷
臣忠義朕已知之卿等勿以德言介意竑尋以疾還
朝明年尚寶司檢順牙牌不得順子振言宜責之竑
帝許之言官交章言順黨奸罪重廷臣共除之以安
宗社違問牙牌且非竑一人事若責之竑忠臣懼矣
乃寢前旨是年出督漕運尋命兼巡撫江北四府及
徐和滁三州漕運總督用文臣自竑始明年命考察
屬吏兼理兩淮鹽課巡河御史王珉淫穢竑劾成之
四年正月月上言去歲自東昌開封南抵徐淮災傷疊
見通復風雨近寒天意難測易內陽外陰爲泰君子
道長內陰外陽爲否小人道長今方春陽長候類窮
冬是陰盛陽微始食祿者君子少小人多也望陛下
責諸臣痛修省進君子退小人省刑罰薄稅斂罷無
益之工嚴無功之賞散財以收民心愛民以植邦本
而陛下益日親儒臣講道論德以清出治之源庶人

事修而天意可回也田引罪乞罷帝納其言遂下詔修省求直言是年夏鳳陽淮安徐州大水道壅相望並不待報開倉賑之山東河南饑民咸來就食廩不能給惟徐州廣運倉有餘積茲欲發以賑與守中官不可茲往告曰民旦夕且為盜若不吾從脫有變先斬若然後自請死耳中官憚茲威名不得已從之茲乃自劾專擅罪因言廣運所儲僅支三月請令死罪以下得入粟贖帝從其議復命侍郎鄭幹齋帑金馳赴聽茲便宜茲乃躬自巡行散賑不足則令沿淮上下商舟量大小出米全活百八十五萬人勸富民出米二十五萬石給饑民五十五萬七千家賦牛種七萬四千餘家復業者五千五百家他境流移安輯者萬六百餘家病者給藥死者具棺鬻子女則贖而歸之還籍者予道里費人忘其饑頗聲大作輟其事為救荒錄以傳初茲奏淮揚饑帝大為民慮及得茲自劾疏喜曰真賢都御史也於是尚書金濂大學士陳循等頌茲功就進左副都御史時濟寧亦饑帝遣尚書沈翼齋帑金三萬兩往賑散給僅五千餘歸之京庫茲因劾翼奉使無狀請仍易米備賑從之明年二月上言頃冬春之交淮河冰抵海四十餘里人畜僵死萬餘弱者鬻妻子強者肆劫救民困極矣陛下端居九重大臣安處廊廟何由見之使目擊其狀未有不流涕太息者也陛下嗣位以來非不敬天愛民而天變民窮特甚者恐聖德雖修而未至人倫雖正而未篤賢才雖用而未收其効邪佞雖屏而未盡其類仁愛施而實惠未溥財用省而上供未節刑罰寬而冤獄未伸工役停而匠力未息法制已頒而尚有更

張賦稅已免而或仍率制坐是干和遂召災變臣所望者在陛下修厥德新厥治而已修德則必欽天命法祖宗正倫理篤恩義戒逸樂絕異端斯修德有其誠矣圖治則必進忠良遠邪佞公賞罰寬賦役節財用戒聚斂却貢獻罷工役斯圖治有其實矣如是而災變不息未之有也帝褒納之勅內外臣工同加修省六年霍山民趙玉山自稱朱裔以妖術惑眾為亂茲捕獲之英宗復辟革巡撫官改茲浙江參政石亨張軌追論茲擊馬順事除名編管江夏居半歲帝於官中得茲疏見正倫理篤恩義語因感悟命遣官送歸里勅有司善視之天順五年李來寇莊浪都督馮宗等出討乃用李賢薦起茲故官與兵部侍郎白圭參贊軍務茲與宗遇賊於紅崖子川擊走之師還慰勞備至仍令督漕撫淮揚准人聞茲再至歡呼迎拜數百里不絕憲宗即位六科給事中蕭斌張寧十三道御史呂洪等薦茲及宣府巡撫李秉堪大用帝乃召茲為兵部尚書秉左都御史命下朝野相慶時將用兵兩廣茲舉韓雍為總督因言將帥征討毋得奏攜私人妄冒首功又請復京營舊額禁勢家豪帥擅役禁軍於是命茲同給事御史六人簡閱十二營軍士茲等以擇兵不若擇將奏罷營職八十餘人而慎簡材武補之兵部廉黃缺官茲偕諸大臣舉修撰岳正都給事中張寧李賢沮之出二人於外并罷會舉例茲憤然曰吾尚可居此耶即引疾求退帝方綱用茲優詔慰留日遣醫視疾茲請益切卒罷去茲去名益重然帝頗不悅中外薦章百十上茲報罷茲剛方正直立朝未浹歲遽以道不合去天下惜之初茲號

其菴曰懋既歸改曰休杜門謝客鄉人希得見時李秉亦罷官歸日出入里閭與故舊博奕諧謔茲聞之曰李公大臣胡不自重乃爾秉聞亦笑曰所謂大臣者豈貴其立異鄉曲尚矯激哉世兩稱之茲家食二十餘年至弘治初卒年七十五正德間贈太子少保諡莊毅准人立祠祀之

張悅

按明外史本傳悅字時敏松江華亭人舉天順四年進士授刑部主事進員外郎成化中出為江西僉事改督浙江學校力拒請托校士不糊名曰我取自信而已遷四川副使進按察使遭喪服闋補湖廣王府承奉張通縱恣悅繩以法及入覲中官尚銘督東廠衆競趨其門悅獨不往銘甚伺察無所得銘敗悅名益彰召拜右僉都御史孝宗立遷工部右侍郎轉吏部左侍郎王恕為尚書悅左右之嘗兩攝選事衆稱公允弘治六年夏大旱求言陳導舊章卹小民崇儉素裁冗食禁濫罰數事又上修德圖治二疏並嘉納俄遷南京右都御史就改吏部尚書九年復改兵部參贊機務以年至屢疏乞休詔加太子少保馳傳歸卒贈太子太保諡莊簡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三百二十二卷目錄

兵部部名臣列傳二

明二

劉大夏

何鑑

金獻民

李鉞

王時中

彭澤

胡世寧

李承勛

官常典第三百二十二卷

兵部部名臣列傳二

明二

劉大夏

按明外史本傳大夏字時雍華容人父仁宅由鄉舉知瑞昌縣流民千餘家匿山中遜者索賂不得誣民反衆議加兵仁宅單騎招之民爭出訴遂罷兵擢廣西副使大夏年二十舉鄉試第一登天順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成化初館試當雷自請試吏乃除職方主事再遷郎中明習兵事曹中宿弊盡革所奏覆多當上意尚書倚之若左右手汪直好邊功以安南黎瀨侵占城殘八百敗於老撾欲乘間取之言於帝索永樂間討安南故牘大夏亟匿之吏不能得尚書余子俊數撈吏大夏徐告曰兵燹一開西南立糜爛矣籍有無不足詰也子俊悟事得寢朝鮮入貢紆道經鴉鵲關請改由鴨綠江尚書將許之大夏曰鴨綠道徑祖宗朝豈不知顧紆迴數大鎮此殆有微意不可許乃止中官阿九者其兄任京衛經歷以罪爲大夏所

咎憲宗入其誦捕繫獄令東廠偵之無所得會懷恩力救乃杖二十而釋之有中貴知大夏欲薦爲兵部右侍郎遣人邀一見異詞謝之還福建右叅政以政績聞聞父計一宿即行弘治二年服闋還廣東右布政使田州泗城不靖大夏往諭遂順命後山賊起承檄討之令獲賊必生致驗實乃坐得生者過半改左移浙江六年春河決張秋詔博選才臣往治吏部尚書王恕等以大夏薦乃擢右副都御史以行議於孫家渡四府管疏上流以分水勢而築長隄捍之隄起昨城抵徐州互三百六十里決口既塞更修築黃陵岡水乃大治孝宗嘉之賜璽書褒美語詳河渠志召爲左副都御史歷戶部左侍郎十年命兼左僉都御史往理宣府兵餉尚書周經謂曰塞上市糴率勢家子弟爲政公恐以剛買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俟至彼圖之塞上糴買必粟千石芻萬京乃得告納以故中官武臣家得操利權大夏令有芻粟者許自百束十石以上勢家欲牟利無所得不兩月儲積充羨邊人蒙其利明年三疏移疾歸築草堂東山下讀書其中天下稱東山先生越二年廷臣交薦起右都御史總制兩廣軍務勅使及門攜二僮行廣人故思大夏鼓舞稱慶大夏爲清吏治捐供億禁內外鎮守官私役軍士法嚴令具盜賊哀止十五年召拜兵部尚書屢辭乃拜命既召見帝曰朕數用卿數引疾何也大夏頓首言臣老且疾竊見天下民窮財盡脫有不虞責在兵部自度力不辦故辭耳帝默然南京鳳陽大風拔木河南湖廣大水京師苦雨沈陰大夏請凡事非祖宗舊而害軍民者悉條上蠶革十

七年二月又言之帝命事當與革者所司具實以聞乃會廷臣條上十六事皆權倖所不便者相與力尼之帝不能決下再議大夏等言事屬外廷悉蒙允行稍涉權貴復令察覈臣等至愚莫知所以久之乃得旨傳奉官疏各以請幼匠廚役減月米三斗增設中官司禮監覈奏四衛勇士御馬監具數以聞餘悉如議織造齋醮皆停罷光祿省浮費鉅萬計而勇士虛冒之弊亦大減制下舉朝歡悅先是外戚近倖多干恩澤帝一無所拒故叢弊帝亦深知其害政奮然欲振之因時多災異復宜諭羣臣令各陳缺夫大夏乃復上數事其年六月再陳兵政十害且乞放歸田里帝不許令弊端宜革者更詳具以聞於是大夏舉南北軍轉漕番上之苦及邊軍困敝邊將侵尅之狀極言之帝乃召見大夏於便殿問曰卿前言天下民窮財盡祖宗以來徵斂有常何今日至此對曰正謂不盡有常耳如廣西歲取鐸木廣東取香藥費固以萬計他可知矣又問天下軍若何對曰窮與民等帝曰居有月糧出有行糧何故窮對曰其帥侵尅且過半安得不窮帝太息曰朕臨御久乃不知天下軍民困何以爲人主遂下詔嚴禁帝方銳意太平察知大夏方嚴且練事委寄益重左都御史戴珊亦以材見知每有宣召或專及大夏或與珊同召諸大臣不能與也中官苗達貪武功大同小營帝將從達言出師內閣劉健等力諫帝猶疑之召問大夏曰卿在廣知苗達延緩擣巢功乎對曰臣聞之所俘婦稚十數耳賴朝廷威德全師以歸不然未可知也帝默然良久問曰太宗時頻年出塞今何故不可對曰陛下神武固

不後太宗而將領士馬遠不逮且洪國公小違節制舉數十萬衆悉委沙漠奈何易言之度今上策惟守耳璠亦從旁贊決帝遽曰微卿賈朕幾誤由是師不果出莊浪土帥魯麟爲甘肅副將求大將不得又不樂守邊恃其部衆強徑歸莊浪廷臣懼生變欲授以大帥又欲召還京處之散地大夏請獎其先世忠順而聽麟就開麟素貪虐失衆心兵柄已去無能爲竟快快病死帝欲宿兵近地爲左右輔大夏言今京師保定獨設一都司統五衛祖宗意當亦如此請遣還操軍萬人爲西衛納京東兵密雲薊州爲東衛帝報可中官監京營者悉失兵揭飛語官門帝以示大夏曰官門豈外人能至此曹不利失兵耳由是間不得行帝嘗論大夏曰臨事輒思召卿處越職而止後有當行罷者具揭帖以進大夏頓首曰不敢帝問故對曰事之可否外付之府部內咨之閣臣可也揭帖滋弊不可爲後世法帝稱善又嘗問天下何時太平對曰求治亦難太急但用人行政悉與大臣面議當而後行久之天下自治嘗乘間言四方鎮守中官之害帝問狀對曰臣在兩廣見諸文武大吏供億不能敵一鎮守其煩費可知帝曰然祖宗未設此久安能遽革第自今必廉如鄧原麥秀者而後用不然則已之大夏頓首稱善大夏每被召跪御榻前帝左右顧近侍輒引避嘗對久憊不能興呼司禮太監李榮掖之出一日早朝大夏固在班帝偶未見明日論曰卿昨失朝邪恐御史糾不果召卿大夏與璠受帝眷既深所費金幣上尊歲時不絕特賜玉帶麒麟服諸臣莫敢望焉未幾孝宗崩入臨慟哭不能起武宗嗣位

承詔請撤四方鎮守中官非額設者帝止撤均州齊元餘令再議大夏復議上應撤者二十四人又奏減皇城京城守視中官皆不納頃之列上傳奉武臣當汰者六百八十三人報可大漢將軍薛福敬等四十八人先以傳奉爲錦衣千百戶亦當奪官福敬等故不入侍以激帝怒領大漢將軍駙馬都尉樊凱爲之請帝遂命復之責兵部對狀大夏等自劾帝欲罪之中官齊璠頓首曰此先帝遺命陛下下之登極詔書不宜罪帝意乃解中官韋興者成化末得罪久廢至是忽責緣起守均州言官交諫不納大夏等再三爭之終不聽正德元年春又言鎮守中官如江西董讓薊州劉瑯陝西劉雲山東朱雲食殘尤甚乞按治帝不悅大夏自知言不見用乃數上章乞骸骨詔加太子太保賜勅馳驛歸大夏忠誠懇篤遇知孝宗忘身殉國於權倖多所裁抑深見疾於小人劉瑾用事思修都劉宇亦憾大夏遂與焦芳譖於瑾曰籍大夏家可當邊費十二遂假田州岑猛事逮繫詔獄瑾欲坐以激變都御史屠蒲言檢律劉尚書無死法瑾譴罵曰即不死可無成耶李東陽爲婉解會瑾使詞大夏家實貧乃命戍極邊兵部初擬廣西芳曰是送之歸也遂改肅州大夏徙步荷戈至大明門下叩首而去觀者塞路嘆息泣下父老攜筐進食所至爲罷市焚香祝劉尚書生還比至戍所諸司憐瑾絕饋問儒學生徒傳食之遇團操輒荷戈就伍所司固辭大夏曰軍固當役也所攜止一僕或問何不挈子姓曰吾宦時不爲子孫乞恩澤今垂老得罪忍令同死戍所耶大夏既遣成瑾猶撫他事謂米輸塞上者二五年夏

赦歸八年瑾誅復官致仕清軍御史王相見大夏居貧請復廉隸錢其子孫中官用事者終嫌之不許大夏歸教子孫力田謀食稍贏散之故舊宗族預自爲墳志曰無使人飾美俾懷愧地下也嘗曰士大夫蓋棺論定一日未死即一日憂責未已十一年五月卒年八十一贈太保諡忠宣大夏嘗言居官以正己爲先不獨當戒利亦當遠名所居東山草堂僅數椽性不飲酒客至舉觴相勸而已其被逮也方鋤菜園中入室攜數百錢跨小驢就道救歸後有門下生爲巡撫枉百里謁之道遇扶犁者問孰爲尚書家引之登堂即大夏也朝鮮使者在鴻臚寺館遇大夏邑子張生因問起居曰吾國聞東山名久矣安南使者入貢曰聞劉尚書戍邊今安否其爲外國所重如此

何鑑

按明外史本傳鑑字世光浙江新昌人成化五年進士授宜興知縣徵拜御史巡宣府大同勅巡撫鄭寧以下數十人不職按神將五壘等罪還巡太倉總督太監卒犯法逮治之爲所構下錦衣獄得釋再按江北鳳陽皇陵所在近境取寸木法皆死陵軍多倚榮虐民鑑請止限山麓他樵採勿禁遂著爲令出爲河南知府賑累歲饑條行荒政十事歷四川左右布政使弘治六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江南兼杭嘉湖三府稅糧蘇松水災用便宜發漕米十五萬石賑之與侍郎徐貫疏吳淞白茆諸渠泄水入海水患以除復巡撫山東遷刑部右侍郎進左母憂去十八年還朝時承平久生齒日繁孝宗覽天下戶籍數乃視國初反減咎所司竊歎欲釐正之勅鑑以故官兼左僉都

御史往河南湖廣陝西閱實戶口得戶二十三萬五千有奇口七十三萬九千有奇因疏善後十事及軍民利病以聞會孝宗已崩武宗悉採納之正德二年拜南京兵部尚書鑑前撫江南嘗按千戶張文冕罪亡去至是構於劉瑾而瑾亦嫌鑑不與通遂坐以事連劉米貧不能償戶部為請免六年召為刑部尚書時大盜並起劉龍劉宸楊虎劉惠齊彥名朱諒等亂畿輔方四曹甫藍廷瑞鄒本恕等踣四川汪澄二羅光權王浩八王鈺五等擾江西皆稱王四方告急無虛日兵部尚書王敞不能辦賊帝既命洪鍾陳金馬中錫督師分討其年四月罷敞以鑑代之鑑乃選將練兵錄民間材武士令鄉聚悉樹柵浚溝團結相救河南山西兵守黃河斷太行京操班軍畱守所在城邑每漕艘運卒一人屯河濱護運道通行旅文武大吏秩賊請勦峻責之而襄縣令能擊賊者以中錫玩寇奏遣陸先代還調邊將從完計賊賊連為邊軍所破奔迸四出會中官谷大用伏羌伯毛銳率師駐臨清賊遂謀以十二月朔伺帝省姓南郊乘間犯駕先一日趨霸州鑑立奏聞夜設備嚴明帝名問駕可出否鑑請早出安人心帝成禮而還賊知有備西掠保定諸州縣以去河南巡撫鄧璋奏請濟師鑑言山東賊不及萬官軍奚啻十倍緣勢要私人營充頭目撓律獲功失將士心請盡遣若屬還都指揮下失事即軍前戮益調邊軍助璋帝悉從之尋以捷書屢聞加鑑太子少保明年正月賊突霸州京師戒嚴鑑令邊兵亟邀賊遁去賊渠楊虎朱諒死其黨分擾山東河南鑑以山東賊劉龍劉宸齊彥名等責邊將許泰

卻未劉暉李鉉以河南賊劉惠趙錕邢老虎等責邊將馮禎特源神周金輔未幾毛銳敗績與大用俱召還鑑乃請用彭澤與仇鉞同辦河南賊而以山東賊專委陸完五月河南賊平七月山東餘賊亦平陳金洪鍾亦以次平江西四川諸賊帝喜加鑑太子太保廕子錦衣世百戶鑑乃上言羣盜蕩平民罹兵久乞量免田租多方賑贖融會殘長吏停不急工役還民故業貸以牛種復其家三年有訐舊事及怙惡者並寘於理帝悉報可先是七月月中鑑以羣盜未盡請雷遷將劉暉戍山東時源成河南卻未戍畿輔李鉉戍淮揚各假總兵之職俟事寧始罷仇鉞言邊軍久勞風土不習人馬俱病今賊已漸平請畱三之一討賊餘悉遣還廷議二人議俱是請四將各千人鎮壓他將許泰神周金輔溫恭輩俱統所部還邊鎮帝許之命延綏軍徑還遼東宣府大同軍過關勞賜帝時好弄兵羣小寵幸者言邊軍愁健過京軍還甚宜畱之以京營帝以為然至十一月三鎮軍畢至遂命畱之以京軍往代鑑力陳不可廷臣集議復極言其害帝竟不從自是邊軍於大內團操號為外四家軍而江彬進用矣八年宣府送進北降人脫脫太等至京命充御馬監勇士鑑等上言漢魏徙氏羌於關中郭欽江統皆勸晉武早絕亂階附堅處鮮卑於漠南苻融亦慮其窺測虛實今使降人出入禁中假寵踰分且生慢侮萬一北寇聞之潛使點賊偽降以為間謀寧不為將來患哉帝不聽寧王宸濠謀復衛鑑力遏之都督白玉以失事罷厚賄豹房諸倖臣求復鑑執不從諸倖臣嗾謂事者發鑑家僅取將校金錢言官遂

交章劾鑑致仕去閏九年卒年八十

金獻民

按明外史本傳獻民字舜舉綿州人成化二十年進士除行人弘治初選授御史按雲南順天並著風裁出為天津副使歷湖廣按察使正德初劉瑾亂政迫坐獻民勘天津地不實與巡撫柳應辰等械繫詔獄斥為民未幾又坐湖廣事再下獄罰贖歸踰年又以瀏陽民劉道隆獄識不實罰米輸塞下瑾誅起貴州按察使歷南京刑部尚書世宗即位召為左都御史因李鳳陽下刑部程貴下都察院皆改詔獄獻民力爭已遷刑部尚書執奏奸黨王欽王鈺不宜貸死皆不納尋代彭澤為兵部尚書五星聚營室其占主兵獻民因請勅天下鎮巡官預守戰之備且請用賢納諫罷土木屏玩好帝頗采納獻民性伉直有執持帝或不能從卒無所徇帝初即位盡斥先朝傳奉官已大監丘福潘傑等死詔官其弟姪錦衣及司禮太監張欽死以家人李賢承應賢死欲復官其子儒獻民先後執奏帝皆不從士魯番速壇滿速兒寇肅州命獻民兼右都御史總制陝西四鎮軍務比至蘭州巡撫陳九疇已被敵獻民再以捷聞還京論功陳錦衣世百戶錦衣百戶俞賢中官泰養子也以中旨管事諫官爭之獻民言祖宗有舊制孝廟有禁例陛下登極有明詔賢無公家庸又非泰子姓猥以廝養竊名器紊數典章不可之大者宜納諫官言弗聽錦衣副千戶李全王邦奇等以冒濫汰去至是奏辨不已下部覆議獻民言全等足不履行陣而坐論首功身不諫公家而躡跡顯秩陛下登極汰去者三百餘人人

心稱快萬一倖端再啓則前詔皆虛將來奏擾有何紀極帝竟授全等試百戶獻民復奏曰今出惟行勿惟反今以小人奏辨一旦復官九十餘人徇左右私壞祖宗法竊爲陛下惜之明旨不許貪緣管事而奔競已成風矣不許比例陳乞而奏擾已踵至矣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望仍斥全等以息人言消天變言官任洛等亦以爲言不聽會寧夏總兵官神勛行賂京師偵事者獲其籍獻民名在焉給事蔡經御史高世魁等交章劾之獻民因引疾歸居二年邦奇許前尚書彭澤詞連獻民逮下刑部獄法司劾獻民奉命專征未至其地掠功妄報失大臣體宜奪職開仕削其世廕詔可初大禮議起獻民數偕廷臣疏爭及左順門哭諫又與徐文華倡之帝由此不悅卒得罪隆慶初贈恤如制

李鉞

按明外史本傳鉞字虔甫祥符人弘治九年進士除御史正德改元天鳴星變偕全官陳數事論中官李興壽謹苗達高鳳等罪而請斥尚書李孟賜都督神英武宗不能用以喪歸劉瑾惡鉞劾其黨假他事罰米五百石輪邊瑾敗起故官出爲鞏昌知府尋遷四川副使巡撫林俊委鉞與副使何珊討敗流賊方四等賜金加俸遷陝西按察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寇入白羊口鉞度宣大有備必竄時嵐五臺間乃亟畫戰守寇果犯時嵐鉞與延綏援將安國杭旋敗之加俸一級尋討平內寇武廷章等召入理院事世宗即位歷兵部左右侍郎出總制陝西三邊軍務鉞長軍旅料敵多中初至固原寇入犯援兵未集鉞下

令大開諸營門晝夜不閉寇疑有備未敢逼乃擊之寇引去以其間增築墩堡謹烽埃廣儲蓄選壯勇爲備未幾寇復深入平涼邠州鉞今游擊時陳周尚文等分伏要害遇其歸斬獲多鉞策寇失利必東犯延綏檄諸將設伏待寇果至又敗去已而言官論邠州失事罪請罷總兵官劉淮巡撫王珣等並及鉞詔奪淮職責鉞圖後效鉞自劾乞休不許盜楊錦等剽延綏殺指揮翟相鉞討擒之以塞上無警召還給事中劉世揚請開陝西而久任諸邊巡撫帝卒召鉞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諸府入掌都察院事代金獻民爲兵部尚書兼督團營中官刁永崔文李能周縉王本等多所陳乞帝皆許之又錄司禮扶安家八人官錦衣南京守備已三人復命上春添注以往御馬監閭洪因軍政請自考騰驤四衛及收馬所官鉞累疏力爭帝皆不納至責以抗旨令對狀鉞引罪乃罷武定侯郭勛以會武宴列尚書下疏爭之鉞言中府官之有會武宴猶禮部之有恩榮宴也恩榮禮部爲主會武以中府爲主故皆列於諸尚書之大宴圖可徵不得引團營故事帝竟從勛言錦衣革職百戶李全奏乞復任鉞請治其違旨罪帝不問於是官旗鄭彪等皆援全例以請鉞執奏如初而疏有猥攀狐媚語帝惡之復責對狀奪俸一月鉞既驟諫不用失上意且知爲近倖所嫉會病遂再疏乞休馳驛歸未行卒贈太子少保遣官護喪歸葬久之賜諡恭簡子惠正德十二年進士官行人諫武宗南巡死於廷杖贈監察御史

王時中

按明外史李鉞傳時中字道夫黃縣人弘治三年進士授鄆陵知縣嘗出郊旋風擁馬首時中日冤氣也跡得屍臂并乃婦與所私者殺之遂伏辜召拜御史督察畿輔馬政正德初請革近畿皇莊不報吏部尚書馬文升致仕時望屬劉大夏問珪時中詆珪和媚大夏昏耄兩人各求退雋芳遂得之衆咸咎時中出按宣大逮繫武職貪汚者百餘爲東廠太監丘聚所奏劉瑾捕時中下詔獄荷重枷通衢時中病甚其妻往省遇都御史劉宇哭且語宇不得已言于瑾釋之謫戍鐵嶺衛瑾誅起四川副使遷湖廣按察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世宗立召爲右副都御史父喪除起故官會上帝聖太后尊號時中言本生二字不當去及上冊寶百官陪列不至者九人時中與焉帝責對狀已而黃之歷兵部左侍郎代李鉞爲尚書中官黃英等多所陳請時中皆執不可序薊州平盜功濫及通州守備鄧祐爲言官李鳴鶴等所劾時中乞休且詆言者給事中劉世揚等言時中不當還忤籍言官帝乃切責時中令歸聽勸兵部尚書李承勳卒復起時中代之御史郭希愈請重兵部侍郎之選以邊臣有才者兩人分掌邊方內地軍務吏部議從之時中言非祖宗臨時遣將意帝遂從其議帝欲用王憲於兵部乃調時中刑部尙書坐論御史馮恩獄落職聞住始恩疏詆時中及是以寬恩得罪時稱爲長者久之遇赦復官致仕

彭澤

按明外史本傳澤字濟物蘭州人幼學於外祖段堅有志節會試一場舉聞母病徑歸母病亦已舉弘治

三年進士授工部主事歷刑部郎中勢豪殺人澤寅之辟中貴爲所免執不聽出爲徽州知府澤將遺女治漆器數十使吏送其家澤父大怒趣焚之徒步詣徽澤驚出逐目吏負其裝父怒曰我負此數千里汝不能負數武耶既入杖澤堂下杖已持裝竟去澤益痛砥礪政最人以方前守孫遇遇見循吏傳中父喪歸正德初起知真定聞人數撓禁澤治一棺於廳事以死休之其人不取遂遷浙江副使歷河南按察使所至以威猛稱擢右食都御史巡撫遼東進右副都御史改保定未赴而劉惠趙鎰等大亂河南命澤與威寧伯仇鉞提督軍務討之陳便宜十一事務厚賞峻罰以激勵將吏澤體幹修偉腰帶十二圍大音聲與人語若叱咤始至大陳軍容引見諸將校責以畏縮當死諸將校股栗伏罪良久乃釋遂下令鼓行薄賊大小數十戰連破之甫四月賊盡平語詳錄傳錄功進右都御史太子少保蔭子錦衣世百戶尋代洪鍾總督川陝諸軍討四川賊時鄧本恕藍廷瑞廖惠曹甫已平惟廖麻子喻思倬猖獗如故澤偕總兵官時源數敗賊部將閻勳追禽麻子於劍州思倬竄通巴間勢復振澤督諸軍圍之卒就禽澤遂移檄漢中請班師未報而內江榮昌賊駱祥興時達鄭朝陽等復熾澤又移師討平之且平成都亂卒之執知州指揮者請班師益力詔暫留保軍鎮撫進左都御史太子太保蔭子如初澤復請還者再乃召還未行會土魯番據哈密執忠順王速壇拜牙郎以其印去投設書甘肅要索金幣總制鄧璋甘肅巡撫趙鑑以聞請遣大臣經略大學士楊廷和等共薦澤澤久在兵間

厭之以鄉土爲辭且引疾推舉及威寧侯鉞可任帝優詔慰勉乃行澤材武知兵然性疎闊負氣輕略哈密事頗不當錢寧王瓊等交齟齬之遂因此得罪澤至甘州土魯番方寇赤斤苦峪諸衛遣使索金幣請還哈密澤以番人可利啗也遇與鑑謀遣哈密都督高亦虎仙以幣二千銀酒鎗一路之令還哈密城印未得報輒奏事平乞骸骨召還理院事巡按御史馮時雍言城未歸澤不宜遽召不納初兵部缺尚書廷臣共推澤而王瓊得之且陰阻澤言官多劾瓊者由是有隙澤又使酒常凌瓊瓊欲傾之澤時時罵錢寧瓊以語寧寧未信瓊乃遠澤飲匿寧所親屏間挑澤醉罵使聞之寧果大怒會寇大入宣府廷議以許泰將兵澤總制東西兩邊軍務及詔下罷泰不遣又不命澤總制獨令提督兩邊擊兵六千人以行意以困澤澤言臣文臣摧鋒陷陣非臣所能獨任瓊乃奏遣成國公朱輔會寇遁澤還理院事寫亦虎仙者素桀黠雖居肅州陰通土魯番潛速壇速兒爲之耳目據城奪印皆其謀澤初不知而遣之滿速兒以城印來歸速壇拜牙郎如故虎仙復唆使人寇日肅州可得也滿速兒悅使其婿馬黑水隨入貢以覘虛實且徵賄澤已還鑑亦遷去李昆代巡撫慮他變賈其使於甘州而驅虎仙出關虎仙懼弗去滿速兒聞之怒復取哈密分兵據沙州自率萬騎寇嘉峪關遊擊內軍與余將將存禮禦之寧以七百人先遇寇沙州壩寇圍軍而分兵綴存禮軍軍盡沒遂墮城堡縱殺掠掠澤提督三邊軍務營之會副使陳九疇繫其使失拜烟答及虎仙等內應絕乃復求和澤兵遂

罷尋乞骸骨歸馳驛給夫廩如制澤既去瓊追論嘉峪之敗請窮詰增幣者主名錢寧從中下其事大學士梁儲等持之乃已會失拜煙答子訟父冤下法司議釋寫亦虎仙等瓊因請遣給事御史勘失事狀還報無所引瓊遂劾澤妄增金幣遺書議和失信啓釁辱國表師昆九疇俱宜罪遂斥澤爲民昆九疇逮訊昆九疇除名武宗崩世宗人繼錢寧敗瓊亦得罪御史楊秉中請召澤遂即家起兵部尚書太子太保昆九疇亦復官部事積壞久偵師滿天下澤戮功罪杜干請兵政一新初正德時廷臣建白戎務奉命旨者多廢格澤請臚列成書次第修舉又請勅九邊守臣策防禦方略毋畫境自保無巡居中調度無相牽制諸邊各以農隙築牆濬濬修墩臺飭屯堡爲經久計內地盜匪悉勅守臣練卒在立保甲懲盜盜不舉者且撫西南諸苗蠻申海禁法京軍老弱弱咸嘉納典即從臣悉遷擢予世職澤疏爭不聽詔遣中官楊金鄭斌安川吏代鎮守復令張璠劉璠守涼州居庸澤持不可皆罷弗遣四川巡撫胡世寧劾分守中官趙欽澤因請盡罷諸鎮守時雖不從其後鎮守竟罷嘉靖元年澤言天下軍官部皆有帖黃籍用以黜陟錦衣獨無於是置籍如諸衛錦衣千戶劉瓚等詔書黜汰復求還官司禮中官蕭敬請補監局工匠千五百人澤皆持不可帝並從之帝將授外戚蔭等五人爲錦衣澤爭不納在部多所執持會御史道許楊廷和已下詔獄澤復劾道奸人之雄不可不治帝因諭言官惟大奸及机密事直疏奏餘只具公疏毋挾私中傷善類詔下給事御史交章劾澤阻言路

壞祖宗法帝乃從吏部言停前論澤不自安累疏乞休慰留不許言者復交劾之澤遂乞罷不已乃加少保賜勅乘傳歸錦衣百戶王邦奇憾澤嘗抑已上書言哈密失國由澤賂番求和所致語侵楊廷和陳九疇等張璁桂萼方疾廷和遂逮九疇廷訊成邊澤復奪官爲民家居辭爵以卒總制尚書唐龍言澤孝友廉直先後討平羣盜功在盟府當先帝時爲食壬所譖不竟其用陛下起之田間俾掌邦政澤孜孜奉國復爲讒言構罷今歿已五年所遺二妾衣食不給請覈澤往勞復官加卹以作忠臣之氣不從隆慶初復官謚襄毅

胡世寧

按明外史本傳世寧字永清仁和人弘治六年進士性剛直不畏強禦且知兵除德安推官岐王初就藩從官驕世寧裁之他日復請湖田持不可遷南京刑部主事應詔陳邊備十策復上書極言時政闕失時孝宗已不豫猶領之再遷郎中與李承勛魏校余祐善時稱南都四君子遷廣西太平知府太平知州李濬數殺掠吏民世寧密檄龍英知州趙元瑤禽之思明叛族黃文昌四世殺知府占三州二十七村副總兵康泰偕世寧入思明執其兄弟三人而奪懼文昌夜遁委世寧空城中危甚諸土酋德世寧發兵援乃得還文昌懼歸所侵地降土官承襲長吏率要賄不時奏以故諸酋怨叛世寧令生子即開府應世及者年十歲以上朔望謁府父兄有故按籍請官於朝土官大悅母喪歸服闋赴京道滄州流寇攻城急世寧即馳入城盡防守計賊攻七日夜不能拔引去再知

寶慶府岷王及鎮守中官王潤皆嚴悍之遷江西副使與都御史俞諫畫策擒盜討平王浩八以暇城廣昌南豐新城當是時寧王宸濠驕橫有異志莫敢言世寧憤甚正德九年三月上疏曰江西之盜勦撫二說相持臣愚以爲無難決也已撫者不誅再叛者毋赦初起者亟勦如是而已顧江西患非賊盜寧府威日張不逞之徒羣聚而導以非法上下諸司承奉太過數假火災奪民廬地採辦擾旁郡蹂躪窮鄉臣恐良民不安皆起爲盜臣下畏禍多懷二心禮樂刑政漸不自朝廷出矣請於都御史俞諫任漢中專委一人或別選公忠大臣鎮撫勅王止治其國毋撓有司以靖亂源銷意外變章下兵部尚書陸完議令諫往計賊情撫勦之宜至所言遵制擾民疑出僞託宜令王約束之得旨報可宸濠聞大怒列世寧罪徧賂權幸必殺世寧章下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士實宸濠黨也與左都御史石玠等上言世寧狂率當治命未下宸濠奏復至指世寧爲妖言乃命錦衣官校逮捕世寧世寧已遷福建按察使取道還里宸濠遂誣世寧逃馳使令浙江巡按潘鵬執送江西鵬盡繫世寧家人索之急李承勛爲按察使保護之世寧乃亡命抵京師自投錦衣獄獄中三上書言宸濠逆狀卒不省繫獄餘言官程啓充徐文華蕭鳳凰邢憲等交章救楊一清復以危言動錢寧乃請成濬陽居四年宸濠果反克士實鵬並得罪世寧起戌中爲湖廣按察使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道聞世宗即位疏以司馬光仁明武三言進因爲魏校何瑋邵銳可講官林俊楊一清劉忠林廷玉可輔衛知府劉蒞徐鉉先

爲諫官有直聲宜擢用時建其言松潘所部熟番將吏久不能制率輸貨以假道番殺官軍憚不敢詰官軍殺番輒抵罪世寧陳方略請選將益兵立賞罰格嚴隱匿禁修烽墩時巡微以振軍威通道路詔悉行之又劾罷副總兵張傑中官趙欽甫兩月召爲吏部右侍郎未上以父憂歸既免喪家居朝廷方議大禮異議者多得罪世寧意是張璁等疏乞早定追崇大禮未上語聞京師既有議遷廟陵附天壽山者世寧極言不可乃并前疏上之帝深嘉歎無何聞廷臣伏闕爭有杖死者馳疏言臣向以仁明武三言進然猶以仁爲本仁生成之德明日月之臨皆不可一日無武則雷霆之威但可一震而已仁可過明不可過明猶可過而武必不可過今廷臣忤旨陛下赫然示威辱以筆楚體羸弱者輒傳傳之天下書之史冊謂鞭扑行殿陛刑辱及士大夫非所以光聖德新進一言偶合後難保必當舊德老成一事偶忤後未必皆非望陛下以三無私之心照臨於上無先存適莫於中帝雖不能從亦不忤尊名爲兵部左侍郎條戍邊時所見險塞利害二十五事以上又請善保聖躬毋輕餌藥物獻奏誓洪範繫辭初爻講義并乞留中給事中余經遂劾世寧啓告密之漸世寧乞罷不許大禮成進秩一等復陳用人二十事工匠趙奎等五十四人以中官請悉授職世寧言賞過濫不納屢疏引疾改南京吏部就遷工部尚書已復召爲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辭官銜許之世寧故方嚴及掌憲務持大體條上憲綱十餘條末言近士習忌刻一遭譏毀則終身廢棄食事彰顯發豪強罪受誘奪官諸如此者

宜許大臣申理帝採其言惟祺報履執政請禁私謁世寧曰臣官以察爲名人非接其貌聽其言無由悉其才行帝以爲然遂弗禁俄改刑部尚書每重獄別白爲帝言之帝輒感悟中官剛聰誣漕卒掠御服坐二千人世寧劾其妄已聽情得抵罪帝乃益信世寧王瓊修御陳九疇將致之死以世寧救得成有司奏河清甘露降方告謝齋宿風霾大作世寧乞罷不許兵部尚書王時中罷以世寧代加太子太保再辭不得命乃陳兵政十事曰定武略崇憲職重將權增武備更賞罰駁土夷足邊儲絕弊源正謬誤惜人才所言多破格帝優旨答之土魯番貢使乞歸哈密城易降人牙木蘭王瓊上其事世寧言先朝不惜棄大軍交趾何有於哈密况初封忠順爲我外藩而自罕慎以來三爲土魯番所執遂狎與戎比以疲我中國耗財老師戎得挾以邀索臣以爲此與國初所封元孽和順寧順安定三王等耳安定在哈密內近甘肅今存亡不可知我一切不問獨重哈密何也宜專守河西謝絕哈密牙木蘭本曲先衛人反正歸順非納降比彼安得索之唐悉怛謀事可鑑也張聰等皆主瓊議格不用獨留牙木蘭不遣居兵部三月求去帝不許免朝參世寧又上備邊三事固稱疾篤乃聽乘傳歸給廩諫如制歸數月復起南京兵部尚書固辭不拜九年秋卒贈少保諡端敏世寧風格峻整居官廉疾惡若讎而薦達賢士如不及都御史馬吳陳九疇坐累廢副使施儒楊必進考察被黜御史李潤副使范格爲時所抑連章薦之與人語訥不出口及其疏援據古今洞中紙會與李承勛善而持議不苟合

承勛欲授龍勝官復芒部故地世寧言勝非龍氏子芒部不當復立始以議禮與張璠桂萼台璠等德之欲援以自助世寧不肯附會論事多抵牾萼欲銷兵世寧力折之昌化伯以他姓子冒封下廷議世寧言吾輩不得以厚賂故誣朝廷萼爲邑變萼方爲吏部而世寧引疾言天變人窮盜賊滋起咎在吏戶兵三部不得人兵部九重請避賢路又以哈密議語侵總諸大臣皆忌之帝以議禮故始終優禮不替子純繼純以父任知肇慶府有才行繼幼不慧不爲世寧知世寧在江西出討賊部將入見繼繼爲指陳法進退離合甚詳凡三日世寧歸聞大異之知其故嘆曰吾有子不自識何也自是擊賊輒令繼從與策方略世寧十不失三繼十不失一世寧方草疏論宸濠繼請曰是且重得禍世寧曰吾已許國違恤其他及世寧下獄繼念其父病死

李承勛

按明外史本傳承勛字立卿嘉魚人父田進士官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有操執爲政不肯承勛舉弘治六年進士由太湖知縣遷南京刑部主事歷工部郎中遷南昌知府正德六年贛州賊犯新淦執參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瑯瑯岸華林賊又陷瑞州諸道兵不敢前承勛督民兵勦數有功華林賊殺副使周憲憲軍大潰承勛單騎入憲營衆乃復集都御史陳金即檄承勛討之賊黨王奇聽撫搜得其吏刃縱使還奇感泣誓以死報承勛令奇密入告說降其黨俾從中應而親率所部登山奇夜拔柵官軍奮前擊降者自內出賊遂潰已從金斬賊渠羅光權胡雪二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三百二十二卷兵部部

華林賊平鎮守中貴黎安誼承勛擢易賊首王浩八獄詞坐下吏大理卿燕忠即訊得白舉治行卓異超遷浙江按察使歷陝西河南左右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邊備久弛開原尤甚士馬纔十二營堡墩臺圯殆盡將士依城壘自守城外數百里悉爲諸部射獵地承勛疏請修築會世宗立發帑銀四十餘萬兩承勛命步將四人各一軍守要害身負斧鉞先士卒凡爲城壘各九萬一千四百餘丈墩堡百八十有一招遠逃三千二百人關屯田千五百頃又城中固鐵橫斷陰山遼河之交城蒲河撫順扼要衝邊防甚固錄功進秩一等又數陳軍民利病咸報可以疾歸起故官遼南院三遷刑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帝以京營多弊欲振飭之遂加承勛太子太保改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專督團營尋兼掌都察院以疾三疏乞休且言山西潞城賊以四道兵討之不統於一人故無功川貴芒部之役措置乖方再勝再叛宜命伍文定深計毋專用兵豐沛河工二年三易大臣工不就宜令知水利者各陳所見而俾侍郎潘希會度可否其尤要者在決壅蔽思倣唐宋轉對次對故事不時召見大臣帝不允辭下其議於所司時奏晉楚蜀歲侵詔免田賦承勛言有司例十月始徵賦今九月矣恐官吏督趣陰圖乾沒宜及其未徵遣官馳告以所蠲數山陝僻壤俾悉戶曉有司不能奉宣德意者罪之撫按失舉奏并坐帝褒納之奏奪京營把總湯清職郭勛爲求復語侵承勛因求退給事中王準等劾勛恣乃勅責勛而下清法司兵部尚書胡世寧致仕詔承勛還部代之疏言朝廷有大政及推

舉文武大臣必下廷議議者率相顧不發拱手聽宜及未議前備條所議布告與議者俾先諗其故然後平心商質各盡所懷議苟不合聽其別奏庶足盡諸臣之見而所議者公帝然其言下詔申飭尋命兼督團營言官攻張璠桂萼黨并及承勛承勛連章求退帝復溫旨答之中官出鎮者率暴橫承勛因諫官李鳳毛等言先後裁二十七人又革錦衣官五百人監局冒役數千人獨御馬監未汰復因給事中田秋奏多所裁減而請以騰驤四衛屬部數詭冒制可中官官曩彰義門破也先東市勦曹賊皆四衛功以直內故易集隸兵部不便承勛言彰義門之戰禍由王振東市作賊即曹吉祥也帝卒從承勛議歸兵部汰其兵寇犯大同議遣大臣督兵衆推都御史王憲憲不肯行給事中夏言謂承勛曰事急公當請行承勛竟不請給事中趙廷瑞并劾之會寇退罷十年春大風臺晦帝憂邊事承勛言去歲冰合敵騎盡入河套延寧固原皆當警備甘肅軍餉專仰河東宜於蘭州繕貯以備緩急冀河西患土魯番今亦卜喇又深入兩寇雲擾孤危益甚套寇出入並經莊浪急宜繕塞設險斷臂截踵使不得相合兀良哈最近京師不善撫卽門庭寇雲南安鳳之叛軍民困敝臨安蒙自盜賊復興曠日淹時恐釀大患交趾世子流寓老揭異日歸命請援或據地求封皆未可測惟急用人理財俾邊鄙無虞帝嘉納焉承勛沉毅有大略帝所信任自輔臣外獨承勛與胡世寧大事輒咨訪二人亦孜孜奉國知無不言世寧卒半歲承勛亦卒帝深嗟悼贈少保諡康惠所賚予常典外特賜白金綵幣米蔬諸

物承勛官四十年家無餘貲其議大禮與張璠等合故帝始終任之